

乾隆永清縣志

龍敏列傳第一

永清縣志第十六

傳者對經之稱。所以轉授訓詁。演繹義蘊。不得已而筆之於書者也。左氏彙萃寶書。詳具春秋終始。而司馬氏以人別爲篇。標傳稱列。所由名矣。經旨簡嚴。而傳文華美。於是文人沿流忘源。相率而撰無經之傳。則唐宋文集之中。所以紛紛多傳體也。近人有謂文人不作史官。於分不得撰傳。夫以繹經之題。逐末遺本。折以法度。彼實無辭。而乃稱說史官。罪其越俎。使彼反唇相譏。以謂公穀非魯太史。何以亦有傳文。則其人當無說以自解也。且使身爲史官。未有本紀。豈遽可以爲列傳耶。此傳例之不可不明者也。

無經之傳。文人之集也。無傳之經。方州之志也。文集失之艷而誣。方志失之短而俗矣。自獲麟絕筆以來。史官不知百國寶書之義。州郡掌故。名曰圖經。歷世既久。圖亡而經孤。傳體不詳。其書遂成。

瓠落矣。樂史寰宇記襲用元和志體而名勝故蹟略存於點綴其後元明一統志遂以人物列女名宦流寓諸目與山川祠墓分類相次焉。此則地里專門略具類纂之意以供詞章家之應時取給爾。初不以是爲重輕者也。閩者豫欲去一統志之人物門此說似是其實此等亦自無傷古人亦不盡廢也蓋此等處原不關正史體裁也州縣之志本具一國之史裁而撰述者轉用一統類纂之標目豈曰博收以脩國史之約取乎。

列傳之有題目蓋事重於人如儒林循吏之篇初不爲施孟梁邱龔黃卓魯諸人而設也其餘人類之不同奚翅什百倍蓰而千萬必欲盡以二字爲標題夫子亦云方人我則不暇矣歐陽五代一史盡人皆署其品目豈所語於春秋經世聖人所以議而不斷哉方州之志刪取事畧區類以編觀者索然如窺點鬼之簿至於名賢烈女別有狀誌傳銘又爲分裂篇章別著藝文之下於是無可

奈何。但增子注。此云詳見某卷。彼云已列某條。複見疊出。使人披閱爲勞。不識何故而好爲自擾也。此又志家列傳之不可不深長思者也。

近代之人。據所見聞。編次列傳。固其宜也。伊古有人。已詳前史。錄其史傳正文。無所更易。抑亦馬班邇相刪述。而不肯擅作聰明之旨也。雖然。列史作傳。一書之中。互爲詳略。觀者可以周覽而知也。是以陳餘傳中。并詳張耳之蹟。管晏政事。備於太公之篇。其明驗也。今旣裁史以入志。猶仍列傳原文。而不採史文之互見。是何以異於缺彼舟痕。而求我故劍也。

史文有訛謬。而志家訂正之。則必證明其故。而見我之改易。初非出於不得已也。是亦時世使然。故司馬氏通鑑考異。不得同馬班之自我作古也。至於史文有褒貶。春秋以來。未有易焉者也。乃撰志

者。往往採其長而諱所短。則不如勿用其文。猶得相忘於不覺也。志家選史傳以入藝文。題曰某史某人列傳矣。按傳文而非其史意也。求其所刪所節之故。而又無所證也。是則欲諱所短。而不知適以暴之矣。

史傳之先後。約略以代次。否則屈賈老莊之別有命意也。比事屬辭。春秋之教也。比與於是存焉爾。疏通知遠。尚書之教也。象變亦有會焉爾。為列傳而不知神明存乎人。是則為人作自陳年甲狀而已矣。

龍敏。字欲訥。幽州永清人。

魏

昔舜以龍為納言。其後子孫以名為

氏。或曰。蔡龍氏裔。項羽將有龍且。東漢有龍伯高。皆其後裔也。敏

少奇偉。唐末仕州攝叅軍。

五代史不著敏利仕朝代今據時事定之

幽州自僖宗乾寧元年。以

劉仁恭為州留後。

仁恭事晉王李存勖其謀殺有是命

仁恭叛附不常。晉王存勖卒。用以

率制梁仁恭幸世多故驕於富貴築宮大安山侈爲淫樂有愛妾

羅氏爲子守光所烝仁恭嘗逐守光梁太祖開平元年遣李思安

兵攻仁恭仁恭在大安山守光自外將兵擊走思安自稱盧龍軍

節度使遣兵攻大安山執父仁恭幽之其兄守文乞兵契丹與守

光轉戰已上約取劉守光傳敏避其亂客於滄州久不得調按本傳云避滄州遂客于梁考梁本紀及職方考滄州

未嘗爲梁所敏故善馮道道爲晉王存勗從事按本傳稱道爲唐莊宗從事考是時莊宗實未即位當仍稱晉王昭史

義敏潛往依之時唐已亡有僖宗時宦者張承業初依晉王克用

克用將卒以子存勗托承業扶持之存勗爲晉王兄事承業承業

亦爲盡忠志復唐室已上最至是爲監軍因謂馮道曰聞子有客盍

與俱來道以敏見承業承業辟敏爲監軍巡官使掌奏記晉王卽

皇帝位是爲唐莊宗承業歸太原不食而卒莊宗召敏拜司門員

外郎敏父盛業年七十餘而祖父年九十餘皆在鄴敏乃求爲與

唐尹

晉王收魏州為興唐府

事祖父與父並以孝聞丁母憂去職明宗時累拜吏

部侍郎

歐史本傳原文於母憂去職下有起在禮反過敏起視事明宗即位在禮鎮滑州敏乃得復若喪服除累拜兵部侍郎馮質留守北京祥敏副留守贊入為樞密使敏拜吏部

侍郎繁叙歷官無關要義于法當刪

明宗崩子從厚立是為愍帝明宗養子從珂弑之自

立即廢帝也

從珂即潞王本王氏子明宗掠取其母家從珂為子事詳五代本紀

初明宗有愛壻石敬瑭以河

東節度鎮太原廢帝許之終身不代後以疑忌改天平節度趣使

之郗敬瑭遂舉兵反

已上約收通鑑

乞兵契丹大舉入寇廢帝在懷州盧龍

軍節度趙德鈞以兵赴難陰通契丹求立已為帝而馬步都部署

張敬達急攻晉陽不下會契丹兵至設伏誘戰大敗唐兵敬達收

其餘眾退保晉安

據通鑑約補

勢甚危急廢帝問策羣臣敏對曰晉所恃

者契丹也請立李贊華為契丹主令天雄節度范延光盧龍節度

趙德鈞以二鎮兵送之自幽州而入西樓露檄馳布契丹且有內

顧之憂何暇助晉晉失契丹大事去矣李贊華者契丹太祖長子

倍小字圖欲初爲皇太子。後立太宗爲嗣。封圖欲爲東丹國人皇

王。建元稱制。置丞相百官。一用漢法。太宗旣立。圖欲於明宗長興

二年降唐。明宗賜姓名爲李贊華者也。呈貌贊華契丹已冊石敬瑭

爲大晉皇帝。便欲引歸。而趙德鈞欲倚契丹以取中國。軍至團柏

踰月。按兵不戰。其軍去晉安糴百里。聲問不能相通。累表求立其

子延壽爲成德軍節度使。以謂臣遠征幽州。勢孤無援。欲使延壽

在鎮州。左右便於接應。左便應接前門右便應接團柏廢帝怒不從。德鈞納款契丹。契

丹幾爲所動。石敬瑭使桑維翰說止之。而唐方恃以拒敵。呈貌桑維翰

謂前鄭州防禦使李懿曰。五代史無李懿傳而此處不詳其官名非也我燕人也。知德鈞之爲

人。怯而無謀。守城嬰壘。督廝健兒而已。使當大敵。奮不顧身。非其

能也。況今內蓄奸謀。豈可恃乎。僕有狂策。恐朝廷不肯用耳。今從

駕兵尚萬餘人。馬近五千匹。願得精騎一千。與勇將郎萬金。共將

之自介休平遙山路一帶夜冒契丹軍入晉安寨且戰且行但使其半得入則事濟矣張敬達等陷於重圍不知朝廷聲問若知大軍近在團柏雖鐵障可衝况契丹乎懿爲言之廢帝廢帝嘆曰龍敏之志極壯今恐用之晚矣遼巡卒不果用其後趙德鈞叛降契丹契丹述律太后責德鈞曰汝爲人臣不能擊敵又欲乘亂邀利何面目復求生耶吾兒將行吾戒之曰趙大王若引兵北向渝關亟須引歸太原不可救也汝欲爲天子何不先擊退吾兒徐圖亦未爲晚蓋契丹冊立石氏嘗恐中國襲之其軍于柳林老弱輜重俱屯于虎北口每日暝輒預結束以脩逃遁人以此壯敏之志而惜廢帝之不能用也已上五代史文通略事理不問今以通鑑參補之敏入晉爲太常卿使於吳越先是使吳越者見吳越王皆下拜敏獨揖之還遷工部侍郎漢乾祐元年場發於首卒贈尚書右僕射

志曰。觀敏爲唐廢帝畫策。亦一時奇士也。歷覽今古之際。當事需才。未嘗不殷。而爲者不知。知者袖手。而不得展其奇特。徃徃有之。韓氏愈曰。不善爲斷。血指汗顏。巧匠旁觀。歛手就閒。循省簡編。可爲扼腕者也。夫古之著書。著其所不得行。與夫不可不明於後世者。茲爲立言之旨。不殊於立功爾。永清立縣。始於唐之中葉。推蹟前代人交時。世無先於敏者。故參互史文。備考終始。冠於列傳之首。俾覽者詳焉。

永清縣志第十六終

史天倪列傳第二

永清縣志第十七

史天倪字和甫元大都路永清人

元史本傳云燕之永清縣法非是今改正

曾祖倫少好俠因

築室發土得金遂饒於財金末中原塗炭乃建家塾招徠學者所

藏活豪士甚衆以俠稱於河朔士族陷敵爲囚奴者輒出金贖之

章宗泰和甲子歲大稔

元史於元人列傳不書金世宗代年號混稱甲子書法非是今考正

發粟八萬石賑饑

者士皆爭附之祖成珪倜儻有父風遭亂盜賊四起悉散家財唯

存厚粟備非常父秉直讀書尚氣義至寧癸酉元太師國王木華

黎統兵南征所向殘破秉直家人百口聚族謀欲自保謀聞降者

皆得免死乃率里中老稚數千人詣涿州軍門請降木華黎欲用

秉直秉直辭而薦其子弟乃以天倪爲萬戶而命秉直管領降人

家屬屯霸州秉直拊循有方遠近聞而附者十餘萬家尋遷之漠

北降人道饑秉直得所賜牛羊悉分食之多所全活太祖九年甲

成

入元之後應加元代年號

從木華黎攻北京乙亥北京降木華黎承制以烏野兒

爲北京路都元帥秉直行尚書六部事烏野兒雖爲大帥其軍府

事一委秉直

從制和補道碑增

秉直主餽餉軍中未嘗有乏庚寅以老疾謝歸

鄉里遣放用兵俘獲爲奴隸者二百餘人還爲齊民

從神道碑增入

卒年七

十有一三子長天倪次天安次天澤天安天澤自有傳天倪始生

之夕白氣貫庭成童姿貌魁傑有道士見而異之曰封侯相也及

長好學日誦千言金大安中

元史作天安未拔金元無天安年號必大安之訛而大安止三年不得云末也今改正之

舉進士

不第乃嘆曰大丈夫立身獨以文乎哉使吾擁百萬之衆功名可

垂手取也木華黎見而奇之使以萬戶統諸降卒從木華黎畧地

三關已南至於東海所過城邑皆下因進言木華黎曰金棄幽燕

遷都於汴已失策矣遼水東西諸郡金之腹心也我若得大寧以

扼其喉襟則金雖有遼陽終不能保矣木華黎善之先倫卒時河

朔諸郡結清樂社凡四十餘社。近千人相與肖倫遺像。歲時祀之。至是天倪遷其壯勇萬人爲義兵。號清樂軍。以從兄天祥爲先鋒。所向無敵。分兵畧三河。薊州諸砦。望風款服。甲戌。朝太祖于幄殿。所陳多奇謀。至計太祖大悅。賜金符。授馬步軍都統。管領二十四萬戶。從木華黎攻高州。又從攻北京。皆不戰而克。乙亥。授右副都元帥。改賜金虎符。奉詔南征。圍平州。金經畧使乞住降。進兵真定。所屬部邑無不款附。而真定帥武仙困守不下。移軍圍大名。大名城堅。衆不敢擊。天倪循視良久。使兵攻西南隅。勁卒屢上。屢却。天倪一躍而登。守者辟易。遂破其城。丙子。會木華黎於燕南。清州監軍王守約。平州推官合達。連謀越海歸金。天倪追襲至樂安。合達以益都行省忙古兵來拒。敗之。殺守。擒忙古。斬首萬級。丁丑。徇山東諸郡。知中山李明。趙州李瑀。邢州武貴。威州武振。磁州李平。洺

州張立等皆望風納款。已卯。從木華黎徇河東。至絳州。絳人斃石
爲團樓。禦敵居高臨下。牢不可破。天倪穴地爲塹。地虛樓傾。遂克
絳。木華黎賞以繡衣金鞍名馬。庚辰。還軍真定。武仙降。木華黎承
制以天倪爲金紫光祿大夫。河北西路兵馬都元帥。行府事。俾仙
爲之副。初。天倪兵徇山東。部卒有掠民豕者。立斬以徇。由是軍氣
整肅。所向無前。至是。乃言於木華黎曰。今中原粗定。而所過猶縱
抄掠。非王者弔民伐罪意也。且王奉天子命。爲天下除暴。豈復效
其所爲乎。木華黎曰善。元史稱木華黎曰爲王曰蓋沿狀誌之文而末改正耳下令。敢有剽虜者。論如
軍法。辛巳。金懷州元帥王榮。潞州元帥裴守謙。澤州太守王珍。皆
以城降。壬午。攻濟南。水砦破之。癸未。徇山西。遂克三關。不浹旬。定
四十餘砦。兵至河衛。喜曰。河衛者。夷門之限也。河衛旣破。則夷門
不能守矣。嚴實以兵來會。請自攻河衛。天倪曰。合達蒲瓦亦勦敵

也。實曰：易與耳。保爲公破之。明日，實與蒲瓦兵遇於南門。合達兵自北掩至，實兵敗，竟爲所執。天倪曰：合達以實歸汴，必在今夕。急命馮存杜必貴將壯士一千三百伏延津柳渡。合達果夜縛實過延津，遇存等與戰，敗之，實得脫歸。實未幾帝命天倪回軍真定，甲申夏，大名總管彭義斌以宋兵擾河朔，天倪逆戰於恩州，義斌敗入保大名。乙酉，師還。聞武仙之黨據西山腰水鐵壁二砦以叛，天倪直擣其巢，盡掩殺之。仙怒，謀作亂，乃設宴邀天倪，有知其謀者止天倪毋往。天倪不從，遂爲仙所殺。年三十有九。天倪之赴真定也，秉直密戒之曰：觀武仙之辭氣，終不爲我用，宜脩之。天倪曰：我以赤心待人，人豈負我，願無慮也。秉直乃携其孫楫權還北京。至是人服其先識。先是天倪擊鞠夜歸，有大星隕馬前，奕赫有聲，心惡之。果及禍。妻程氏聞亂自殺。見列女傳。子五人，幼者三人俱死。

於難。惟楫權存。楫字大濟。天倪歿後十四年。元史作歲已亥。今改從上文。仕知中山

府事。尋遷征南行軍萬戶。翼經畧徇地。斬黃善撫士卒。所向有功。

甲寅。天澤引楫入見。憲宗奏曰。臣兄天倪死事時。二子尚幼。臣受

詔攝行府事。今楫已成人。乞解職授之。帝嘉歎曰。今之爭官者多。

讓官者少。卿此舉殊可嘉尚。朕自有官與之。卽以楫爲真定兵馬

都總管。佩金虎符。元史列傳作王寅。天澤引楫入見。太宗云。今按太宗在位十二年。無

職事在憲宗朝。而憲宗四年。歲在甲寅。或是甲寅爲王耳。憲宗本紀。是歲擢史樞。征行萬戶。以寅

定和柔懷孟諸軍配之。又以史樞屯鄧州。或用楫卽在其時。然始有此說。亦不敢遂決爲是也。又

王樞作家傳。亦載此事。于太宗朝。與樞爲唐鄧萬戶。並載而樞爲新軍萬戶。則載于憲宗

時與當時情形。亦不盡合。而王樞神道碑。又云。讓位在世祖時。蓋元人之文。已不一律矣。會朝

廷始徵也。銀楫請以銀與物折。仍減其元數。詔從之。著爲令。各道

以楮幣相貿易。不得出境。二三歲輒一易鈔。其本日耗商旅不通。楫請立銀鈔相權法。人以爲便。或請運鹽按籍計口。給民以食。楫爭其不可。曰。鹽鐵從民貿易。何可準差稅例。苦抑配之。議遂寢。元

氏民有愬府僚於達官者。質之無實。將抵死。楫力爲營解。達官曰。是欲陷若輩死地。何反拯之。楫曰。誅之固足以懲後。未若宥之以愧其心。人命至重。豈宜以妄言故遽加極刑。乃杖遣之。中統元年。授真定路總管。同判本道宣撫司事。真定表山帶河。連屬三十餘城。生殺進退。咸倚專決。楫謹身率先。明政化。信賞罰。任賢良。汰貪墨。恤災獨。民咸德之。所舉州縣佐史有文學者三十餘人。後皆知名。四年。以天倪爲武仙所殺。以仙第賜楫居之。從本紀補入會天澤言兵民之柄不可併居一門。行之請自臣家始。楫卽日解綬歸。卒年五十九。子炫。常德管軍總管。知孟州。燧同知東昌府事。煊潼關提舉。煬僉廣西按察司事。權字伯衡。勇而有謀。初以權萬戶。從天澤南征。歲壬子。天澤以萬戶改河南經畧使。乃以權代其任。甲寅。屯軍鄧州。敗朱將高達於樊城。己未。世祖自將伐宋。權出迎於淮西。

世祖渡江次鄂州而憲宗崩世祖北還乃命權總兵鎮江北岸之武磯山中統元年降詔獎諭賜金虎符授真定河間瀛棣邢洛衛輝等州路并木烈紜軍兼屯田州城民戶沿邊鎮守諸軍總管萬戶其所屬千戶萬戶悉聽號令至元六年召至闕下問以征南之策對曰襄陽乃江陵之藩蔽樊城乃襄陽之外郭我軍若先攻樊城則襄陽可不戰而降然後駐兵嘉定耀武淮泗事必有濟帝善其計七年宋兵侵邊權引兵趨荊子口大破之帝賜白金五百兩權悉以分勞士卒宋將夏貴以船萬艘載壯士欲奪江面權進攻破之帝賜以衣幣弓矢鞍勒宋又轉糧于隨貴復引兵扼元師前路元史作引兵扼我前路明人權戰破之賜白金七百兩制授河南等路宣撫使未上賜金虎符充江漢大都督總制軍馬總管屯田萬戶會

天澤言請罷兵柄乃授權鎮國上將軍真定等路總管兼府尹徙

東平。又徙河間卒。

志曰。史氏爲永清著望。其父昆子弟。聯蟬入書。蓋幾等干晉宋之間。王謝列傳成世家矣。論者謂史氏以金人入元。蔚爲首勲。疑於臣節。有所未盡。夫自倫以下。累世不仕。秉直亦以一時布衣。思保百口。不得已而歸元。異乎食人之祿。而身事二姓者也。諸史多卓越才。天倪恢擴大度。臨事果決而無所疑。卒以此遭武仙之禍。乃使奇勲未建。功業陵遲。惜哉。

永清縣志第十七終

史天安史天祥列傳第三

永清縣志第十八

史天安字金甫。秉直仲子也。元太祖八年癸酉。從秉直降太師木華黎。以其兄天倪爲萬戶。而質天安軍中。丁丑。與天祥從討錦州叛人張致平之。已卯。從畧地關右。生擒鄜州張資祿。資祿號張鐵槍。驍將也。乙酉。武仙殺天倪於真定。天安率衆會天澤。併力攻仙。敗走之。以功授行北京元帥府事。撫治真定。太宗元年庚寅。朱聚兵邢州西山。聲言爲仙後。遣趙和行間城中。誣倖副李甲。劉清。嘗輸款爲內應。守將械兩人送府。大帥趣命戮之。天安揣知其詐。請自鞫之。果得其情。遂斬和以徇。壬辰。從伐金。師還。討劇盜梁滿。蘇傑等。悉平之。甲午。宣權。真定等路萬戶。賜金符。定宗元年丙午。入覲。賜黃金裘馬。乙卯卒。子樞。字子明。年二十餘。以勲臣子。知中山府。有治績。憲宗四年甲寅。初籍新軍。天澤奏樞爲征行萬戶。配以

真定彰德衛州懷孟新軍。成唐鄧事具天澤傳中。乙卯。敗朱舟師於漢水之鴛鴦灘。賜金虎符。戊午。憲宗伐宋。入自蜀。從天澤朝。帝行在帝勞之曰。卿久鎮東方。茲復遠來。勤亦至矣。樞對曰。臣之祖父受國厚恩。今陛下親御六師。暴露萬里之外。臣敢不竭死力。帝壯其言。命爲前鋒。宋立劔州。倚治於苦竹崖。前阻絕澗。深數百尺。恃險不備。帝使樞偵之。樞率健卒數十。直縋而下。得其要略。帝趣樞急取之。宋人懼。乃降。翼日。大宴。帝命皇后親飲樞酒。且諭新附渠帥曰。我國家自開創以來。未有皇后賜臣下酒者。樞父子世篤忠貞。故寵以殊禮。有能盡瘁事國者。禮亦如之。己未。從天澤擊宋敗呂文德於嘉陵江。追至重慶而還。賜黃金白金及錦。世祖卽位。改賜金虎符。中統二年。從天澤扈駕北征。三年。李璫叛。據濟南。復從天澤往討之。城西南有大澗。亘歷山。樞一軍獨當其險。夾澗而

城豎木柵澗中。淫雨暴漲。木柵盡壞。樞曰。賊乘吾隙。夜必出。命作
韋炬數百。置城上。建三鼓。賊果至。飛炬擲之。風怒火烈。弓弩齊發。
賊衆大潰。自相蹂躪。死者不可勝計。未幾。璦就擒。至元四年。宋兵
圍開達諸州。以樞爲左壁總帥。佩虎符。凡河南山東懷孟平陽太
元京兆延安等軍。悉統之。宋兵聞之。解去。六年。高麗人金通精據
璦島以叛。討之。歲餘不下。七年。進樞昭勇大將軍。鳳州經略使。樞
至。謂諸將佐曰。賊勢方張。未易力勝。況炎暑。海氣蒸鬱。弓力弛弱。
猝不可用。宜分軍爲三。多張旗幟。疑之。吾潛師擣其巢穴。破之必
矣。已而果如所計。其地悉平。十二年。復以萬戶從丞相伯顏伐宋。
賜錦衣寶鞍弓矢甲馬。仍給天澤帳下士十人。以從宋亡。署安吉
州安撫使。時新附之初。民多依險阻自保。樞以威信招懷之。復業
爲民者以千萬計。十四年。移疾還。十九年。起爲東京路總管。辭不

赴二十三年拜中奉大夫山東東西道宣慰使治濟南後又治益都二十四年卒年六十七子煥昭勇大將軍後衛親軍都指揮使

佩金虎符輝奉訓大夫秘書少監

天祥父懷德秉直從祖弟也

元史以懷德爲秉直之弟今按史氏慶源碑秉直弟爲進道天祥爲尚書曾祖仲氏之孫則以懷德爲秉直弟

非也元太祖八年癸酉

元史不紀太祖年代非也今補正之

太師國王木華黎從太祖伐金

天祥隨秉直迎降於涿木華黎命懷德就領其黑軍隸帳下署天

祥都鎮撫選鋒卒二百人使領之招徠丁壯得衆萬餘從取霸州

文安大城滄濱長山等二十餘城東下淄沂密三州所至皆先登

詔賜銀符甲戌畧地高州拔惠和金源和衆龍山利建富庶等十

五城惟大寧固守不下天祥獲金將完顏胡速木華黎欲殺之天

祥曰殺一人無損於敵適驅天下之人爲吾敵也且其降時嘗許

以不死今殺之無以取信於後不若從而用之乃使爲千戶復合

衆攻其城。懷德先登。擒其二將。俄中流矢。歿于陣。遂命天祥代統其軍。天祥痛其父死事。攻城愈急。乙亥。與大帥烏野兒降金。北京留守銀荅忽同知烏古倫進攻北京。傍近諸寨磨雲山王都統首詣軍門降。天祥命入列崖。擒都統不刺。釋其縛。說以利害。元史云。雖以金人降元。不得稱大義也。此乃元人自書本朝文法。元史誤仍用之。今改正。不刺感泣。願效死。天祥察其誠。許與王

都統往說降城子崖王家奴。乃命三人各將舊卒。付空名告身。使諭樓子崖等二十餘寨。悉降。得老幼數萬。勝兵八千。西乾河荅魯五。指山楊趙奴獨固守不下。天祥擊之。大小百餘戰。趙奴死。荅魯敗。走得戶二萬。授西山總帥。兵馬興州節度使趙守玉反。天祥與烏野兒分道討平之。荅魯復聚攻龍山。以槊刺烏野兒中胸墮馬。天祥馳救得免。復整陣出戰。大敗之。斬首八千級。荅魯戰死。進克中興府。會契丹漢軍擒闕肅。復利州。殺劉錄於銀冶。斬首五十級。

尖山香爐紅螺塔山大蟲駱駝團崖諸寨悉平。虜生口萬餘。得錦州舊將杜節并黑軍五百人。卽命統之。丙子春。覲太祖於魚兒濼。賜金符。授提控元帥。拔蓋金。蘓復等州獲金完顏奴耶律神都馬遷鎮國上將軍。利州節度。黎許部降民都總管監軍。兵馬元帥。丁丑夏。山賊祁和尚據武平。討平之。縛金將巢元帥。又滅重兒盜衆萬人於興州之車河。己卯。權兵馬都元帥。蒙古漢軍黑軍並聽節制。下河東平陽河中。岢嵐絳石隰吉廓等八十餘城。庚辰。至真定。木華黎使天祥攻城。天祥請先往諭之。因往見守將武仙。諭以禍福。仙降。吾也而請留天祥守真定。木華黎曰。天下未定。智勇士不可離左右。乃以秉直子天倪爲河北西路兵馬都元帥。鎮真定。以天祥爲左副都元帥。餘如故。引兵南屯邢西。過水山下。仙兄貴以萬人壁於山上。負固不下。天祥携完顏胡速及黑軍百人由鳥道。

拔援而上。盡掩捕之。仙驚曰。公豈有羽翼耶。不然。何以至是。遂下邢磁相三州。從戰黃龍岡。破單勝。充三州。木華黎圍東平。久不下。怒吾也。而不盡力。將手斬之。天祥請代攻。木華黎喜。賜皮甲及已所着鐵鎧。天祥鏖戰不已。木華黎使人止之曰。爾力竭矣。宜少休。復以金鞍名馬與之。辛巳。從取綏德。鄆坊等五十餘城。壬午。木華黎攻青龍。金勝諸堡。花帽軍監守不下。旣破。欲屠之。天祥力諫而止。獲壯士五千人。癸未春。還軍河中。木華黎上其功。賜金虎符。授蒙古漢軍兵馬都元帥。總十二萬戶。鎮河中。冬。徇西夏。破賀蘭山。還遇賊。射傷額。目爲之昏。甲申。歸北京。授右副北京等七路兵馬都元帥。太宗元年庚寅。朝帝於盧朐河。乞致仕。不允。辛卯。太宗用兵河南。強之從行。轉漕河上。給餉諸軍。壬辰。命天祥領汴京百工數千。屯霸州之益津。行元帥府事。賜錦衣一襲。初。天祥夜中流矢。

鏃入頰骨不能出。至是金瘡再發。鏃自口出。時睿宗爲皇弟。

元史直稱睿宗

按唐宗即太宗母弟地寶帝號乃後代加諡更文不得徑稱唐宗今訂正之

聞而閔之。授海濱和衆利州等處總管。

兼領霸州御衣局人匠都達魯花赤。行北京七路兵馬都元帥府

事。憲宗八年戊午。秋九月。以疾卒。年六十八。天祥幼有大志。長身

駢脅。力絕人。性不嗜酒。喜稼穡。好施予。太宗六年乙未。括戶。縱其

奴千餘口。俾爲民。晚雖喪明。憂國愛民之心。未嘗忘也。子彬。江東

提刑按察副使。槐。襲霸州御衣局人匠都達魯花赤。

志曰。諸史多奇才。羣從昆弟。一時以謀略勇力。策名當世。雖曰天

授。要其漸漬於聞見者深也。天安之請鞠反間。天祥之累策戰功。

皆一時之傑矣。夫蘓武。韋元成。事蹟繁多。而漢史列傳。標題韋賢。

蘇建。叔齊之賢。不殊于兄。而史遷命篇。但曰伯夷。蓋弟從其昆子。

統于父之義也。元史以史樞附天倪傳末。而首叙其父天安。文倒。

而指無所取。豈有當于馬班標傳之例乎。又其父兄弟合力建
功。自可詳叙一人。餘從互見。而乃複見疊出。不知所裁。亦非史文
簡要之義。今並爲刊削。稍從類次。覽者詳焉。

史天澤列傳第四

永清縣志第十九

史天澤字潤甫系詳天倪傳

元史于史氏諸傳各序世系重複當刪

身長八尺音如洪鐘善

騎射勇力絕人從天倪帥真定爲帳前軍總領元太祖二十年乙酉天倪遣護其母歸北京旣而天倪爲武仙所害府察王縉王守道奔告天澤曰變起倉猝部曲散走多在近郊公能廻轡南行不招自至矣天澤毅然曰兄弟之讎雖死不避况未必死邪卽傾貲裝易甲仗南還行次滿城得士馬甚衆天澤攝行軍事遣監軍李伯祐詣魯王孛魯言狀

按元史字魯乃木華黎子襲父爵爲魯國王傳稱國王諡夫今更正

且乞濟師孛魯承制命紹兄職爲都元帥俾笑乃解將蒙古軍三千人援之合勢進攻盧奴仙驍將葛鐵槍者擁衆萬人來拒戰天澤迎擊之身先士卒勇氣百倍賊夜遁天澤追及之生擒葛鐵槍餘衆悉潰獲其兵甲輜重軍威大振遂下中山畧無極拔趙州進軍野頭會兄天安

亦提兵來赴擊仙敗之。仙奔雙門。遂復真定。未幾宋大名總管彭義斌陰與仙合。欲取真定。天澤同笑。乃解扼諸贊皇。仙不得進。義斌勢蹙。焚山自守。天澤遣銳卒五千。摧鋒而入。自以鐵騎繼其後。縛斬義斌。未幾仙復令謀者結死士于城中。大歷寺爲內應。仙夜斬關入。據其城。天澤引步卒數十。踰城東出。至藁城。明年守將董俊授天澤銳卒數百。天澤夜赴真定。而笑乃解兵。亦至。捕叛者三百餘人。仙從數騎走保西山。抱憤砦。笑乃解怒民從賊驅萬餘人將斬之。天澤曰。彼皆吾民。我力不能及。一旦委去爲賊所脅殺之。何罪。因力爭得釋。乃繕城壁立樓櫓。爲不可犯之計。招集流散存恤困窮。以抱憤諸砦爲仙巢穴。不卽剪覆。終遺後患。二十二年丁亥。遂攻下之。按續通鑑綱目自仙殺天倪至此。已三年事矣。元史盡刪紀年。幾疑爲一時事。今悉補正之。仙乃遁去。繼又取蟻尖馬武等砦。而相衛亦降。己丑。太宗卽位。議立三萬戶。分統漢兵。

天澤適入觀。命爲真定河間大名東平濟南五路萬戶。庚寅。金封武仙爲恒山公。屯兵於衛。天澤合諸軍圍之。金將完顏合達以衆十萬來援。戰不利。諸將皆北。天澤獨以千人繞出其後。敗一都尉軍。與大軍合攻之。仙又遁。遂復衛州。壬辰春。太宗由白波渡河。詔天澤以兵由孟津會河南。至則太宗弟拖雷詳史矣已破合達軍于三峯山。乃命畧地京東。招降太康柘縣瓦岡。睢州追斬金將完顏慶山奴於陽邑。太宗北還。留拖雷總兵圍汴。癸巳春。金哀宗突圍而出。令完顏白撒自黃龍岡來襲新衛。天澤率輕騎馳赴之。比至圍已合。天澤奮戈突至城下。呼守者曰。汝等勉力。援兵且至。復躍而出。其衆皆披靡。遂與大軍夾擊之。白撒等敗走蒲城。天澤尾其後。白撒等兵尚八萬。俘斬殆盡。金哀宗以單舸東走歸德。天澤追至歸德。與諸軍會新衛。達魯花赤撒吉思不花欲薄城背水而營。

天澤曰。此豈駐兵地乎。彼若來犯。則進退失據矣。不聽。會天澤以事之汴。比還。全軍皆沒。金哀宗遷蔡。帝命元帥侂蓋率大軍圍之。天澤當其北面。結棧潛渡汝水。血戰連日。汝水爲之不流。甲午春正月。蔡破。金哀宗自經死。金亡。天澤還真定。時政煩賦重。民間猝不易辦。有司貸錢於西北賈人。代輸納。累倍其息。謂之羊羔利。民不能給。天澤奏請官爲代償。一本息而止。繼以歲饑。假貸充貢賦。積銀至一萬三千錠。天澤傾家貲。率族屬官吏代償之。時兵民未分。征戍騷屑。民多無聊。天澤請以中戶爲軍。上下戶爲民。著爲定籍。境內以寧。乙未。從皇子曲出。攻棗陽。天澤先登。拔之。及攻襄陽。宋兵以舟數千。陳峭石灘。天澤挾一舟。載死士。直前擣之。覆溺者以萬計。丁酉。從宗王口溫不花圍光州。天澤連破其城。師次復州。宋兵結舟三千。鎮湖面爲柵。天澤曰。柵破則復自潰。親執桴鼓。督

勇士四十人攻其柵不踰時柵破復州降進攻壽春天澤獨當一面宋兵夜出斫營天澤手擊殺數人麾下繼至悉驅其兵入淮水死乘勝而南所向輒克王子入覲憲宗賜衛州五城爲分邑世祖時在藩邸知漢地不治河南尤甚請以天澤爲經畧使至則興利除害政無不舉誅郡邑長貳之尤貪橫者二人境內大治阿藍答兒鈎較諸路財賦鍛鍊羅織無所不至天澤以勲舊獨見優容天澤曰我爲經畧使今不我責而罪餘人我何安乎由是得釋者甚衆戊午秋從憲宗伐宋明年軍中大疫眾議班師宋將呂文德以牒幢千餘沂嘉陵江而上北軍迎戰不利天澤分軍爲兩翼跨江注射親率舟師順流縱擊三戰三捷奪戰艦百餘追至重慶而還中統元年世祖卽位首召天澤問以治國安民之道卽具疏以對大畧謂朝廷當先立省部以正紀綱設監司以督諸路需恩澤以

安反側。退貪殘。以任賢能。頒奉秩以養廉。禁賄賂以防奸。庶能上下不應。內外休息。帝嘉納之。繼命往鄂渚。撤江上軍。還授河南等路宣撫使。俄兼江淮諸翼軍馬經畧使。帝問憲。默曰。朕欲求如唐魏徵者。豈有其人乎。默曰。犯顏強諫。剛毅不屈。則許衡其人也。深識遠慮。有宰相才。則史天澤其人也。帝以爲然。二年夏五月。拜中書右丞相。天澤旣秉政。凡前所言治國安民之術。次第舉行。又定省規十條。以正庶務。憲宗初年。括戶餘百萬。至是諸色占役者太半。天澤悉奏罷之。扈從世祖親征阿里不哥。次昔木土。詔丞相線真將右軍。天澤將左軍。合勢感之。阿里不哥敗走。三年春。李璫陰結宋人。以益都叛。詔親王哈必赤總兵討之。兜勢甚盛。因命天澤。天澤聞璫據濟南。笑曰。豕突入立。無能爲也。謂哈必赤曰。璫多謫而兵精。不宜力角。當以歲月斃之。乃深溝高壘。絕其奔軼。凡四月。

城中食盡軍潰出降斬璽軍門誅同惡者數十人餘悉縱歸遂定益都初天澤將行帝臨軒授詔責以專征諸將皆聽節度天澤未嘗以詔示人及還帝慰勞之悉歸功於諸將其慎密謙退如此天澤在憲宗時嘗奏臣始攝兄天倪軍民之職天倪有二子一子管民政一子掌兵權臣復入叨寄遇一門之內不宜處三要職帝曰卿奕世忠勤一門三職何愧何嫌至是言者或謂李璽之變由諸侯權重天澤遂奏兵民之權不可併於一門行之請自臣家始于是史氏子姪卽日解兵符者十七人至元元年加光祿大夫三年皇太子燕王領中書省兼判樞密院事以天澤爲輔國上將軍樞密副使四年復授光祿大夫改中書左丞相六年帝以宋未亡議攻襄陽詔天澤與駙馬忽剌往經畫之天澤相要害立城堡絕其聲援爲必取計七年以疾還燕八年進開府儀同三司平章軍國

重事。仍敕兩省院臺。惟與聞大政。不責常格。十年春。與平章阿朮等進攻樊城。拔之。襄陽降。十一年。詔天澤與丞相伯顏總大軍。自襄陽水陸並進。天澤至郢州。遇疾。還襄陽。帝遣侍臣賜葡萄酒。且諭曰。卿自祖宗以來。躬擐甲冑。跋履山川。宣力多矣。又卿首事南伐。異日功成。皆卿力也。勿以小疾阻行爲憂。可。且北歸。善自調護。十二年。還真定。帝又遣其子杠。與尙醫馳視。賜以藥餌。天澤因附奏曰。臣大限有終。死不足惜。但願天兵渡江。慎勿殺掠。語不及他。卒。年七十四。帝遣近臣賻奠。贈太尉。諡忠武。後累贈太師。進封鎮陽王。立廟。天澤平居。未嘗自矜。及臨大節。論大事。毅然以天下之重自任。年四十。始折節讀書。尤熟資治通鑑。立論多出人意。表拜相之日。門庭悄然。或勸以權自張。天澤舉唐韋澳告周墀語曰。願相公無權。得祿刑賞。天子之柄。何以權爲。言者慙服。當金末。名士

流寓失所。悉爲治其生理。而賓禮之。後多致顯達。破歸德。釋李大節。不殺。署爲叅謀。衛爲食邑。命王昌齡治之。人多不平。而莫能間其知人之明。用人之專如此。出入將相五十年。上不疑而下無怨。人以比唐郭子儀。宋曹彬云。子格附傳。樟真定。順天新軍萬戶。棣衛輝路轉運使。枉湖廣行省右丞。杞淮東道廉訪使。梓同知澧州。楷同知南陽府。彬中書左丞。

格字晉明。憲宗二年壬子。賜大澤衛城。授格節度使。憲宗崩。格北留謙州。五年而歸。爲鄧州舊軍萬戶。又代張宏範爲亳州萬戶。從攻襄陽。下之。賜白金裘馬。衆軍渡江。平章阿朮將二十三萬戶居前。每五十戶擇一人爲帥。統之。格居其一。格軍先渡。爲宋將程鵬飛所却。格被鎗。尋復大戰。中流矢。鵬飛身亦被鎗。敗走。樞密院奏格輕進。當議罪。帝念其功。俾從平章阿里海牙攻潭州。砲激柵木。

傷肩矢貫其手。裹鎗先登。拔之。遂以軍民安撫留戍。入覲。加定遠大將軍。賜以天澤所服玉帶。從攻靜江。衆以輜輶自蔽。鑿城格所當砲礮蔽地。車不可至。乃伺隙率衆攀堞蟻附而上。拔之。徇廣西十三州。廣東三州皆下。靜江受兵之初。溪洞諸夷皆降。雲南格遣使諭之。來者五十州。雲南爭之事聞。詔聽格節度。陞廣西宣撫使。改鎮國上將軍。廣南西道宣慰使。宋亡。陳宜中。張世傑奉益王昀衛王昺。元史稱昀王昺甚正之據福州。立益王。卽端宗也。傳檄嶺海。欲復其地。詐言夏竦已復潯江州郡。諸戍將以江路旣絕。不可北歸。皆託計事還。靜江格曰。待貴踰嶺。審不可北。吾與諸君取塗雲南而歸。何可先懼虛聲。輒棄戍哉。行省議棄廣東之肇慶。德慶。封州。併兵戍梧州。格曰。棄地撤備。示敵以怯。宜增兵戍之。劇賊蘇仲集潰卒。據鎮龍山。稱王。外肆劫掠。內務耕植。秋穫。聞大兵至。則僞出降。官軍不

敢深入。橫象負貴四州皆被其害。格築堡其界。守以土兵。令官軍火其廬柵。仲窮蹙遂降。宋兵破尋州。斬李辰。李福靜江北抵泉永。皆城守。羅飛圍永。凡七月不下。判官潘澤民間道告急。格分兵赴之。殄其衆。宋端宗崩。衛王立。卽後少帝也。少帝趣廣州。避海中崖山。格遣說降。不可。進兵攻之。世傑將兵數萬欲復取雷州。成將劉仲海擊走之。後悉衆來圍城中絕糧。格漕欽廉高化諸州粟給之。世傑解圍去。詔格成雷州。宋亡。格還鄧州舊軍。拜叅知政事。行廣南西道宣慰使。入覲拜資德大夫。湖廣行中書省右丞。移江西右丞。尋復爲湖廣右丞。進平章政事。卒。年五十八。子燿。福建行省平章政事。榮。鄧州舊軍萬戶。

按史格傳載宋末元初事稱謂多不合。大率主元而寇宋意必悞仍元人狀誌失正定也。今正之。

志曰。史天澤以世臣之望。蔚爲元勳。觀其中統召對之奏。明達體用。蓋經濟偉畧。不區區以將畧優也。永清宿望。史氏久著。史氏聲

施天澤尤炳炳矣家傳墓碑詳畧互見茲並登選文徵以廣參證
元史取裁約畧可考而浮文瑣事剪剔未純大雅君子所不取矣
茲仍其文而稍爲別擇便觀覽云

杜時昇張思忠郝彬列傳第五

永清縣志第二十

杜時昇字進之金霸州信安人博學知天文不肯仕進承安泰和間宰相數薦時昇可大用時昇謂所親曰吾觀正北赤氣如血東西亘天天下當大亂亂而南北當合爲一消息盈虛循環無端察往考來孰能達之是時風俗侈靡紀綱大壞世宗之業遂衰時昇乃南渡河隱居嵩洛山中從學者甚衆大抵以伊洛之學教人自時昇始正大間元兵攻潼關拒守甚堅衆皆相賀時昇曰元兵皆在秦鞏間若假道於宋出襄漢入宛葉鐵騎長驅勢如風雨中原四達無高山大川爲之險阻土崩之勢也頃之元兵果自饒峯關涉襄陽出南陽金人敗績於三峯山汴京不守皆如時昇所料正大末卒子瑛按元史載時昇用金年號而不書金世又

瑛字文玉承其家學金季年河朔擾亂瑛辟地河南居緱氏山讀

書講學博覽無所不窺。金亡轉居汾晉之間。授徒爲業。聲聞漸著。登門受業者恒以百數。相衛俗尚文雅。由瑛始也。元中書粘台珪開府彰德。以書幣延瑛。得以賓師之禮。是時草昧之初。賦役刑罰除授官吏。州郡皆得專之。瑛言兵荒之餘。生民窮困。宜緩刑薄賦。修學養士。粘合珪然之。元憲宗九年。世祖奉命南伐。所至郡邑訪求人材。道過彰德。召瑛入見。問取宋策。瑛曰。王者不嗜殺人。然後能一天下。今宋闇弱。姦臣擅國。習俗矯靡。將卒恇怯。所恃長江險耳。誠選將任能。禁暴戢亂。據有上游。戈船東下。一舉可定也。世祖入繼大統。使召瑛。彰德時王文統居相位。專言功利。以固權寵。瑛匿不出。會中書左丞張文謙爲大名宣撫。復奏起瑛爲大名彰德懷孟等路提舉學校官。亦辭不拜。曰。風化至是尚欲仕乎。卽杜門謝客。以修學著書爲事。所著多明經術之意。有春秋地理原委十

卷語孟旁通八卷。皇極引用八卷。皇極疑事四卷。極學十卷。律歷理案雜說三十卷。文集十卷。初粘台珪憐其貧與田千畝不受。術者言瑛寓居地下。當有黃金。家人欲發地視之。瑛不許。瑛去後居者果得黃金百斤。其廉介如此。瑛既居彰德。後遂家焉。至元十年卒。年七十。將終。命諸子曰。我死。棺中第置杜甫詩集一編。題其誌石云。處士杜緱山墓。于事足矣。子三。處詩十歲能詩。號奇童。年二十餘。天處立睢州儒學教授。處愿東昌路推官。文宗天歷己巳。詔修經世大典。瑛曾孫秉彝錄瑛遺事。送官制。贈翰林學士。資德大夫。上護軍。追封魏國公。諡文獻。擢秉彝奎章閣典籤。

張思忠字正言。元時永清人也。先世業農。支屬蕃息。百年同居。人稱爲義門。父同。以易業起家。元兵南下。以良家子隸都元帥史天倪戲下。以武幹見稱。天倪鎮真定。以功監領左軍。充唐山令。及天

澤襲兄職授鎮撫千戶。從天澤畧地河南。歸德守禦堅不可拔。思
忠鼓勇先士卒。登戎鎧鮮異。大帥速不解。從衆中識之。及賞犒。以
功讓所善。轉戰密之西山。居民避兵匿洞窟中。元兵縱火燔逼。思
忠爲言于主帥。禁之。及移鎮入鄧。凡百草創。招流散。復田廬。治渠
堰。整屯戍。咸措置有方。性仁慈。人稱謂佛張鎮撫。年六十有一。終
于官。子六人。長程嗣。按王師作忠思家傳上自祖父下自孫曾無不忠思長程
子但稱忠思可怪也今從史氏碑刻亦補石疑事詳文徵程
幼岐嶷。嘗與羣兒嬉里門。神氣鎮定。指顧羣兒。如大官府。見者奇
之。及嗣父職。從天澤治軍江淮。軍府有疑獄。久不決。命程鞠之一
訊而定。人多其明察。天澤奏降銀符。真授都督府鎮撫。世祖至元
五年。兵攻襄樊。爲上流破竹之舉。程首建白。戍議曰。清澮于漢宜。
並據要害。築堡戍。使過宋人不得沂流。以據要害。程分兵當衝。宋
人爲之氣奪。時餉道不繼。以程充提舉糧糒。使清水行崗阜間。水

淺石出難于綱運。程築堰平水勢。造江軸車。兼用陸運。復設防戍。絕去涂梗。舟車通便。軍餉不乏。時議急取樊城。程率先銳進。旣登中流矢。戰不輟。以勞授行省都鎮撫。其職掌大概上承大帥方畧。指授諸將。諸軍有所關白。必因之上達。訓練調遣。巡邏等事。皆所領治。當時諸軍大小四十餘壁。每翼鎮撫一員。號曰接手。日聽將令于都鎮撫。其重如此。十年春。襄州破。明年秋。詔丞相伯顏等水陸並進。鄂渚渡江。師次郢。宋人以艤艦鬪。艦橫鎖漢面。軍不克前。程按視對江堡北。有枯河可三里許。連接一湖。湖滙與漢通。因喜曰。吾事濟矣。遂拖舟由港中盡達于湖。順流而東。無復阻礙。伯顏大悅。時大帥從偏裨百餘騎。行視郢險。會天大霧。悞抵壁下。宋兵潛出。圍之數匝。眾將相顧失色。程奮槊突擊。殺數十人。遂得解去。因建策曰。郢據漢爲池。東南又有沙陽等城。傍爲犄角。若乘銳先

破之則郢孤矣。伯顏用其議，卒得破夏貴兵于陽灘堡，遂清江道。元兵直下武昌，皆其謀也。尋以功授宣武將軍。宋相賈□□罄國力結陣丁家洲，塞江路，欲與元兵鏖戰。伯顏命程督諸軍前陣，程出入行間，指授方畧。一再合，而宋兵敗績，遂入建康。丞相阿朮、帥分兵趨瓜步，回擣維揚，擇勇而有謀者偕往，以程爲首選。伯顏惜不遣，請權充萬戶。命未下，俄以疾卒。年三十有九。程繼室史氏，尙書秉直之次女也。子四人，長用道，嗣職；次用和，用康，用章。

郝彬，字景文，霸州信安人也。

凡前代地名，不嫌詳記，以見沿革。不用元字者，蓋上張思忠傳文也。

世祖初年十

六，充太子宿衛，擢揚州路治中。宋末鄞縣賊顧閏聚衆海島，時出攻剽，宋羈縻之，以官內附。後益橫，侵揚州境。彬討禽之，泰興人有被殺二年，捕賊不獲者，吏誣平人獄，已具。彬疑其誣，讞之，果得真賊。御史薦彬同知淮西道宣慰司事，覈戶版，理屯田，諸廢修舉，元

制江淮財賦總管府掌東宮田賦其官屬皆從詹事院奏授不隸中書往往爲姦利誅求無厭彬言總管入見請受憲司糾察以革私弊罷所隸六提舉司以蘇民瘼世祖用其言遂罷四提舉司元代經費元史稱國家經費此奉用當時狀誌失改正也鹽利居十之八而兩淮鹽獨當天下之半

法日以壞以彬行戶部尙書經理之彬請度舟楫所通道里所均建六倉煮鹽于場運積之倉歲首聽羣商於轉運司探倉籌既定其所乃得買券又定河商江商市易之不如法者著爲律令入爲工部尙書改戶部尙書拜中書叅知政事俄免歸尙書省立拜叅知政事辭不獲命同列務生事要功殺無罪人彬積誠意開引或從或違竟不可制命兼大司徒不拜仁宗在東宮彬懇辭至力因稱疾篤時相強起之至奏重賜以餌焉彬不爲動議欲罪之不得其隙乃免彬堅臥一榻至數月尙書省臣皆得罪彬不與焉家居

七年足跡未嘗一出門外。仁宗思之以爲大司農卿。未幾謝病。延祐七年三月卒。

志曰。杜時昇以邃學高識。鴻磐於金元之間。高據嵩洛山中。俯瞰天下。其意固已遠矣。子瑛家世傳業。味道腴身。中州之士聞風興起。固不僅以文學詞章名一世也。思忠父子武畧顯于當時。郝彬經濟著於實用。矯矯乎一代之奇傑哉。

諸賈二張劉梁列傳第六

永清縣志第二十一

賈璧字國器號樂善治家善封殖力課耕作元至治時大疫居民日有死亡璧乃施藥救人多全活者已而兵警剽掠村間人情洶洶皆思匿避璧以足疾不能動履惟闔門待斃而已未幾一人下馬入門謂璧曰君長者幸無恐我與君雖無舊好感君盛德故來慰君語畢植箭于門遂去終事無一犯者蓋其人犯當重法有讎家欲擠之死其人逃去後聚衆萬餘藉報昔讎連及無辜皆受其毒事敗璧憐之爲收卹其子女璧與其人素無交璧素行醇厚故克暴之徒聞風而企重之以是免于亂世璧于至正丁未卒年七十八生一子用

用號秀實幼瑰異隨父業嶮鉅鹿處置籌畫俱有經緯父卒毀瘠逾禮孝事老母母卒哀毀感行路人里中一時爲之罷社方居母

憂忽夜夢神人語曰臘月十有七日難將作矣驚覺泣告家人以爲將死會元末寇盜竊發抄掠近村居人相率避匿用以居廬不肯去及期寇至執用詰曰若何爲守此不去用告以故且言願以身殉母喪死不敢避盜感其孝相戒不得入室事平竟無恙人以爲純孝徵焉用性醇謹雖業估待人以誠人亦莫有欺者巡鹽御史察其公正多就商之用所建白往往見于施行人以爲便平居鮮疾言遽色卽臧獲有過必善導之以是人樂爲用咸盡其力卒之日奴隸如哭私親以謂是仁人也用居家能儉約好周施建義塾立義塚創設義院收恤貧無養者又置義田以備非常之需鄉黨俱稱其惠

信字中孚用季子也元至正中師事固安王騏有志聖賢之學凡禮樂名數星歷兵刑食貨水利之類皆熟究之性孝友父歿未葬

火焚其廬信搏顙額天火至柩所忽滅及營葬親負土石感疾良久乃瘞明初盜掠縣城信從子珍被執信挺身告賊曰此吾兒子寧執我勿苦彼也賊素聞其名欲降之縛于柱信不爲屈至夜紿守者脫歸集里民爲義兵擊破賊俄官兵至悉平之官欲盡誅呈誤者信走說曰貧民迫凍餒耳誅之冤矣官然其言置不問信喜談兵膂力過人善弓矢刀槊馳馬若飛又好書每事他出必以書冊自隨遇佳山水輒徘徊終日善詩尤工書法宣德五年卒年七十歲兄子琳

琳號崑玉信長兄智之子也少力學工文辭洪武中以太學生授山東東昌府照磨府號煩劇而軍衛尤橫數鞭辱府中佐史前官率不能堪琳執法嚴軍衛有非理事皆抗弗從民由是賴以少安有繼母訴子不孝琳呼至前委曲開譬母子泣謝去卒以慈孝稱

嘗治解後隙地得白金二百兩會部符徵鐵卽以金代民輸納建
文時將軍盛庸師過東昌卒入民家取酒遂相毆擊一市盡譁琳
笞卒遣之卒訴琳罵將軍庸詰之琳曰卒王師民亦王民也民毆
且死卒不當笞耶琳雖愚何至罵將軍將軍大賢奈何私一卒撓
國法庸意解爲責軍士以謝民有干富室金不應遂詣京告大姓
陳氏六十人謀亂命錦衣衛千戶劉住往捕之琳廉得實謂僚屬
曰朝廷命某佐是郡忍坐視善良者橫被荼毒耶卽力白上官復
令耆老四十人赴闕訴下法司鞫實論告許者如律爲治廉靜平
恕不畏強悍皆類此正統十二年卒年七十三

鉞字廷威別號古燕琳弟瑛仲子也幼好學年少補生員比長膺
力過人尤精武畧成化初縣多盜賊剽掠村落人不聊生官吏無
如之何鉞身先士卒率其子六人設法擒捕獲其渠魁一十八人

又用間掩捕餘衆。賊黨悉平。事聞于朝。授本縣巡檢司巡檢。遇歲饑。流殍載道。鉞捐俸易米賑恤窮民。與知縣共白巡撫乞疏請捐稅不可。因發官帑賑之。復勸富民出餘粟貸貧者。爲定仔息。秋稔取償。不給。則招糴繼之。民賴以全活者不可勝計。

榛字奎亭。鉞仲子。璞璞子。激榛父也。榛少穎悟。七歲就外傳。日記數百言。稍長。通六經。浸淫百家之說。年十八。爲生員。尤精武畧。投軍門効力。授霸州兵備道中軍守備。訓練之暇。投戈講藝。熟察霸州形勝。若防若守。相視險易。俱有成畫。鄉練社長守望相助。而形勢聯絡。軍容肅然。上官以是知其能。有大猾從數十人。如達官貴人狀。假東宮龍牌。自稱奉令勾檢山東公事。徑過府州縣衛。官吏皆不能辨。厚致供張。多餽儀物。舟車往來。少不如意。呵斥鞭笞。莫敢詰問。適過霸州。榛偵其狀。疑之不爲供應。使人來譁于轅。榛曰。

此僞耳。或曰如真奈何。榛曰卽非僞何得遂擾吾民。吾豈惜一官。任此輩橫行無憚耶。遣使偵之。得一僧與其渠魁對奕於舟。乃邀僧至訊鞫之。僧亦不知龍牌真僞。但言自半途誘之使來。榛以大舟誘其黨。使入舟中。卽率健卒數十人擒之。乃知巨猾張差黨屬三十二人。械繫至轅。立置於法。一時相傳以謂神明。擢錦衣衛指揮。進京師中營遊擊。時內官橫行。傷殘善類。榛官京營。不避權貴。因民間訴冤抑事。勾捕楊榮家奴楊先。先遂誣榛與妖僧達觀通謀。又誣丁酉鄉試巡視失察。械送法司拷掠備至。獄成交遊無敢爲顧恤者。謫戍廣東。臨行口占詞云。直道橫死何辜。泣血株連莫訴。白簡五夜霜飛。明廷一時雲暗。又云。生氣時凜桁楊意。斃忠慝死骨必香。詞句不甚明晰。意氣骯髒。抑鬱不得舒展。聞者固悲其志矣。榛竟死于戍所。今雷州有賈氏聚族居者。皆榛後也。

柏字高年。號第五子玠。玠子沂。柏父也。柏幼穎悟。讀書一覽輒能記憶。由增廣生員任浙江衢州府經歷。民有親在。與弟訟產者。柏曰。訟弟不友。無親不孝。杖而逐之。又有負金不能償。至翁婿兄弟相訟者。柏曰。奈何以財故傷恩。卽出金代償。勸其敦睦。有二卒盜敗舟一板。前官以盜官物坐死。柏曰。兩卒之命。抵敗舟一板耶。竟得末減。歲凶。請上官發廩以賑。始至。召父老問遺稅故。皆言豪戶不肯加耗。并徵之細民。民貧逃亡。而稅額益闕。柏方創爲平米之法。令出耗必均。又請赦諸上官。頒鐵斛下諸縣爲準式。革糧長之大入小出。爲奸利者。地僻土豪得盤聚爲姦。令長至。輒餌以厚賂。賂入。因從而把持之。柏至。吏白應往視陳大戶。陳大戶者。鉅猾也。柏曰。此非王民耶。不來且誅之。大戶恐。入謁。柏廉其不法事。繫之獄。詰朝以兩瓜及安南石榴數枚爲饋。皆黃金美珠也。柏不視。械

送府。府官受大戶賄。縱之歸。復致前饋。柏怒欲捕之。而府檄調柏他去。遂解任歸。絕意仕進。優游三十餘年。崇正二年卒。年七十五歲。

鉉字惠生。榛元孫也。父塋。六品散官。祖燦。順治辛丑科進士。鉉幼篤天性。母王。惡聞雷聲。鉉六七歲時。聞雷聲。卽就母左右。不敢暫去。方九歲。見天末雲起。卽取敝席掩窓間。父怪問之。鉉曰。天生雲。則雷將發。兒爲此。恐雷聲驚吾母也。家人俱以是異之。康熙丙寅。母王氏疾篤。鉉年始十二。卽偕五歲幼妹夜出。父令家人蹤蹟之。不知所向。比明。城隍廟道士元祿早起。聞香風自殿前來。急奔視之。見鉉與妹匍匐神前。爲孺子禱。神案亦無炷香也。道士詢其故。鉉曰。吾母病篤。冀以吾二人壽益母年也。道士大驚。卽送歸其家。是日母病漸減。三日疾竟愈。一時縣人競傳以爲純孝。天至。年十

八歲娶韓氏女。韓侍舅姑。亦以孝聞。鉉性穎敏。沉潛好讀。年二十三。爲縣生員。學使者故大學士安溪李_地公見鉉文。賞其詞意。懇摯。語有至性。不類文士所爲。遂特拔之。人以李公爲明鑒云。壬午乙酉。累薦不第。鉉力學益篤。後以遺產數頃爲永定河衝潰。日食無資。因賃種旗地。躬自課耕。以給父母甘旨。遂廢誦讀。不復規進取。而孝友爲政于家。女弟適生員劉菁莪。劉甚貧。鉉雖艱食。資給衣食。無少吝惜。甲午地震。鉉在村落課耕。偶遇小疾。不遑顧息。急歸省視父母。疾趨五十里餘。汗出浹膚。所患遽愈。父塋年躋百歲。鉉年至七十餘。孫曾遶膝。侍父飲食起居。不殊少壯。居父母喪。哀毀逾禮。不以衰年殺哀。方父將卒。鉉典質庄田。得百金。將營棺槨。是夕有羣盜毀門而入。持刀篝火。向鉉索金。鉉具以實告。羣盜不信。內有鉅魁。向鉉熟視之。驚曰。此永清孝子賈公也。是有至性。

吾不忍奪孝子金俾不得治親喪遂揮衆曰違吾命者吾必殺之羣盜唯唯散去遠近聞之咸爲驚異鉉晚年尤力講嫻睦戚黨有冠婚事或貧不能舉鉉贍給之修輯宗譜鉉力自任質田典衣費及百金乃得哀輯無有遺闕今永清族譜惟賈氏書詳贍有體他姓莫得並焉乾隆丙寅卒年七十二子四雲漢彭淶彭最知名彭字東淵少敏慧初就外傳授讀經書二年卽通大義年十五學制舉業卽有志於古人不屑爲釘鉅字句穿蠹經傳所爲浮薄之文人笑其迂不顧也年二十五爲生員知縣駱爲香延致爲義塾師塾啟北大王庄居人尚浮屠教彭率弟子崇尚正學風稍變焉是時永清先達若南關戴之遠信安鞏漢植輩俱淬勵讀書攻習時藝彭與上下其議論獨有志於不朽鄉舉輒薦不售於是力田養親不求聞達會

憲皇帝作勵人才。詔舉孝廉方正。知縣丁棟以澎應舉。澎以親老不出課耕讀書。凡三十年。永清僻陋。鮮學古者。澎獨探索經史。欲以著述成一家言。苦無師友相與講習。漸漬凡所撰述。率皆得自己臆所見。不由習染而成。或前人所言。意有暗合。家鮮藏書。無從是正。時人亦無過而問者。故文艸俱藏于家。所著有耕餘集。記序論說。文采斐然。雖未得會通古人。希風作者。要其命意立志矯矯。不同於流俗者矣。集中文辭多不具載。錄其餓鄉記。見澎之本趣云。記曰。距醉鄉。睡鄉三萬六千里。有餓鄉焉。王子蘇子所未曾遊也。其土地人物與二鄉畧同。然其俗節尚介。行尙高。氣尙清。磨礪聖賢排斥庸俗。則又二鄉之人所未逮也。非大聖人孰能居之。昔者伯夷叔齊造是鄉。愛其境。婆娑不忍去。鄉之人謂夫夫真而主也。爲築壇拜之。後凡有過者。悉稟問納。不。孔子去衛適陳。道經是鄉。

伯夷率鄉人郊迎伏謁禮甚恭且致位焉孔子笑不應然重違其意乃偕諸弟子爲停驂者七日其後曾子顏淵原思輩嗜其趣數往遊焉或三旬九回或並日一歸與夷齊兄弟甚相得於陵陳仲子投是鄉三日希見收于伯夷夷笑而麾之曰若避兄離母非吾徒也去其籍故後世稱仲子者咸於陵之而不以俄鄉繫也漢周亞夫慕是鄉高義棄通侯之貴徒步欵里門伯夷蹙額曰亞夫粗人豈足以辱吾土哉然悲絕來歸者心顧左右搆數楹于里門使居之亞夫樂焉而幸臣鄧通亦貿貿然往夷齊勃然怒曰吾鄉清白鄉也豎子敢來相浼命左右摔之數十里外撲殺之司馬遷未深考誤謂鄧通老是鄉焉豈不誣哉伯夷旣誅鄧通不憚者累日因使人延晉處士陶潛以其高風蕩滌差穢潛亦舍彭澤令與夷齊交稱莫逆焉然潛習遊蕩久每越境與王無功遊夷亦不之禁

梁武帝爲侯景所逼逃入是鄉伯夷不納因叩頭力請不肯去卒
免侯景之刃夷懼爲天下連逃藪爰集鄉人更訓典嚴條約日出
數十人覘客于路上凡有聖賢豪傑孝子忠臣高人義士辱臨者
迎之致敬無敢失禮其爲賤隸鄙夫有托而逃者撲殺之無赦至
於富貴要人亡命至此亟遣之去無辱唇齒自是之後遊者雖日
以衆而得入其門者蓋寡其倖得邀優款去來不阻者若唐韓愈
宋呂蒙正范仲淹而外代不過數人近世士大夫罕有問津者矣
吾友仲樂園嘗遊是鄉歸爲余言此中佳景非俗人所知余初未
之信歲丙辰樂園招余同往涉半塗苦其路險巇甚不可耐復勉
行數百步入外郭覺有異後漸至佳境則似別有天地其山茫茫
其水淼淼其民渾渾噩噩忘貧賤富貴三光如飛彈大塊如轉圜
下視王侯將相與一切持梁齒肥醉飽而死者直螻蟻不啻焉夷

齊爲余言是鄉來歷。及君子之至於斯者。且言先時虞帝大舜。及商臣傅說膠鬲。故嘗遊是鄉。後又有管夷吾。孫叔敖。百里奚。其人者。謁吾徒而來請。後皆不久留。梯青雲而去。非惡此而逃之也。蓋天將有意於斯人。必先使閱斯鄉。以磨勵之。二君其亦借徑於吾鄉歟。余無以應。然樂其鄉人之不余拒也。輒數日一往。往則與夷齊上下其議論。久益暢然。快吾二人愛得樂土。而悲王與蘇之未獲從吾遊也。士之有志斯鄉者。自行束脩。吾將誨之。彭天性友愛于諸兄弟子。教誨甚至。賈氏有先業。爲旗庄。圈佔官給靜海荒地百二十頃。名撥補地。地濱海潮。遠不可種。而官租輸納。歲以爲常。彭獨任之。不以累兄弟子。乾隆丁酉。以負租重不可勝。乃出四百餘金。始得除地。隸他人戶。貫諸伯仲後裔。由是免追呼憂先世家譜。自鉉以上。代有纂述。彭益論次先世遺言逸事。而於教忠教孝。

尤勤勤焉。乾隆戊戌卒。年七十有七。子三人。玉樹。武生。慶。癸卯武舉第一。御李吏員。

張楨字翊公。塔兒巷人。性醇質。言動不苟。讀書能攻苦。屢困童子試。晚年受知於學使者。故大學士安溪李文貞公亮拔爲生員。始有聞于時。康熙己卯。有族人生子。子甫舉而妻殞。其人家貧無以活。將棄之。爲人乞養。楨取以歸。爲擇乳長養之。及娶婦成立。乃命歸承先世祀事。乙酉在京師旅店。偶出便旋。見人自縊馬廐。呼救得甦。詢其始末。則鄉人業販魚者。以博喪其貲。不能歸里。楨給錢二緡。諭以習勤。無爲遊博。及歸家。其人已能改行。餽楨三鯉。里人賢之。因呼爲三鯉翁。先是張有遺業。在楊家營。佃人逋負田租。積累無算。甲午。楨往索逋。其人父子俱喪。遺孩方幼。婦女寡弱。不能自存。楨見之惻然。卽諭其家。自此不復納租。但上官稅得免徵索。

足矣。惟子孫世耕爲業，不得更鬻於人，遂爲要約。其家至今賴之。父汧有舊僕，自幼以長，忠順爲父所愛。父卒，楨爲焚券資贈遺之。其人後以貿布起家，數十年後，猶至永清見楨已卒，設祭於墓，瞻視楸栢徘徊旬日，乃去。其遺德在人，皆此類也。楨卒于康熙六十一年壬寅，年六十有六。子二人，曰新，尤知名。

日新字又菴，號默齋。天性真摯，有父風。方幼，受書童子塾中，卽能深思，質問疑義，俱有機智。長應童子試，卽列前茅。年十八爲縣生員，讀書益勤不怠。家乏宿眷，課誦不爲廢業。夜無膏火，挾冊就月光，洛誦光盡始得少休。志專功苦，爲文日益有名。是時同縣劉衍祈鞏潤植皆以文章有聞于時，日新雅與相伯仲。鄉人一時多從學者。日新遂以授徒爲業，嗜酒善飲，終不及亂。居常杜門，兀處自云得靜中趣焉。性儼恪，雖盛暑不脫衣冠，久坐不苟徙倚。及門之

士執經問難不厭往復研究以是從者多有成功祖沂父楨俱年
高負鄉里重望日新侍奉甘旨能從所好沂年已八十矍鑠好遊
每出必跨白驢楨操杖侍左右日新子輔世尙幼執香炷火隨行
里中人至擬以陳實遺風沂卒楨年已老附身附棺殯葬成禮皆
日新力經營之其後家事日艱日新授徒之暇兼課農事家計亦
漸豐裕及父母卒居喪三年每食必薦朔望日躬率家人衣冠以
拜哀戚之容服闋不變敦睦宗族其有貧不克婚若葬者出貲助
之鄉鄰疾病患難無不拯濟親友待以舉火者常三數家縣學兩
舉優行學使者咸獎勵之爲多士風聲鄉試累薦不售乾隆甲子
以廩生考授歲貢於是不復進取甲戌銓授肥鄉訓導官閒務簡
前此師儒多廢職業學舍頽壞師生終歲不復相聞日新課士校
文日程月要不爲文具每會至者七八十人評次甲乙講習課業

並能究悉欵輿聞者皆爲興起葺治學宮潔誠祀事學校一時爲之改觀居官三年以疾告歸肥鄉紳士若失賢父兄焉餽贐送百有餘人日新錄其詩詞一帙存于家荀志一時之盛云乾隆己卯卒年七十子輔世生員經世名世平世俱樸屬自好

劉基字君錫惠元庄人也好善樂施聞於鄉黨里中有貧乏者必量資之其有婚姻若喪葬事助之尤力乾隆庚寅歲稍歉鄉人日用所需率取給於市廛歲終則計一歲所積合券乃償所負是時歲穀不登貧民無以爲償市廛喪其資斧則業將不繼以是責之益急暮歲益無所爲謀號呶誼填比舍無有寧宇基聞卽召責通人悉至其家出券計所負數約百餘金仔息又什之一基曰易耳與訂期日悉來取償其家無使居貧者且重受困諸肆相與唯唯意未敢決及日諸肆悉集基大出金如所券數按名給之村中新

舊券積大者鈞石小者鎰銖其人或貧或病肆人自計無全歸理
一旦豁然折券棄楮紛挐堆積几案基命舉火焚之斯須立盡諸
肆於是相與咄咤因自請曰吾儕小人逐利活妻子耳公高義如
是吾儕得歸母金足矣請弗受仔息錢也基從之諸肆散去閭里
間一時如獲更生人或頌其德基洒然曰緩急人之所時有爾其
後負逋者或得金還基基曰君適裕耶曰然基遂受之其不能者
基亦未嘗有言及焉乾隆壬辰卒年七十四子五人幼子民法爲
生員

梁煥小惠家庄人也以貲授州同知職銜性純孝父澤民卒煥居
喪哀毀逾禮寢苦枕塊涉寒暑不改事母曲盡孝養母卒毀瘠亦
如之父有女弟適東安挑河頭董氏夫死家貧有子女四人不能
自活煥迎歸就養于家同居三十年姑子女俱有家室乃議析居

煥爲治庄舍。割田六十畝與之。贍姑晚年。煥女弟適同村李氏。夫卒而貧。煥又贍其母子。教孤甥讀書。后爲生員。竟成令名。又有女第二人。一適東安李氏。一適霸州鄭氏。俱孀居守志。李氏女弟貧無子女。終老煥家。未嘗有懽悻無聊意。及卒。喪葬皆厚。於禮鄭氏女弟亦貧。煥歲時贍之。卒成其志。獲旌于門。

煥女適四聖口張自美。三年夫卒。女年始二十二。無子。君姑五十餘歲。王姑已七十餘矣。煥爲贍其三世。鄉鄰之貧無告者。恃煥以爲豐年。

志曰。諸賈白金元以來。文學吏治。高行宿德。代有聞人。雖曰世澤長。要亦譜牒記載之功。詳贍有體。用能使子孫奕葉不忘家學。家乘之有裨國故。豈虛語哉。二張矯矯。父質子文。劉基豪傑之士。能急人患難。異乎一曲之儒。杜門抵掌而談仁義者也。梁煥孝友。嫻

睦可以維風俗矣。

